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卷二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煕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陶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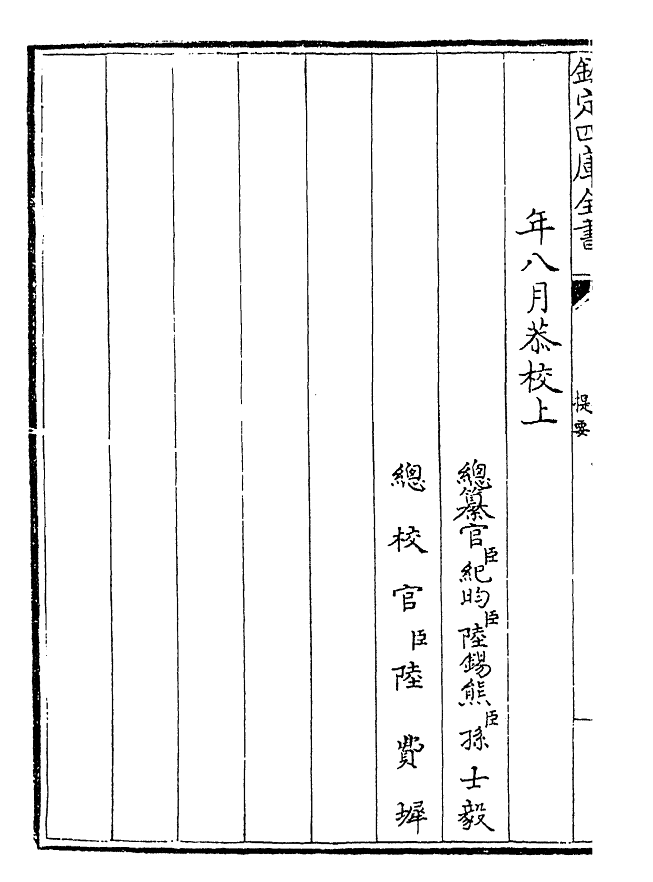
見素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見素集二十八卷奏議七卷續集十二卷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疏劾權璫遠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為孝

宗時名臣所著詩文張詡序謂俊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尚在致仕之時今此集文二十八卷奏議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起廢以後所作而遺疏四首亦附焉則已出後人重輯非俊自編原本故卷數與序不符也俊為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奥刻意自為其詩源出江西而于黄庭堅陳師道兩家尤所摹仿故頗多隱澁之詞然大抵氣味孤高終

能遠俗奏議分西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臺六稿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亦足見其設施有本非徒托之空言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而此本無之朱彝尊輯明詩綜稱俊有西征集為選錄四首而亦不言見其全集觀其孫及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尚闕是當時本未同刋故流傳頗尠今仍其原第著之錄云乾隆四十二



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見素集原序

文章以救時為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歷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悚恨不生竝時而願為之執鞭也下此則鬬富誇巧雖極其工綴第取悦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係焉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為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

田見素先生林公為秋官員外郎時抗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劾匪人糾權倖凛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薦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方伯不赴再起為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

桀黠者亦為之歛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盖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邉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盖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為文為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裁異制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裨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於世不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為此特醬瓿上意

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閒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别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敘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即促筆于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爲幸遽忘其譾陋且讓云正德改元丙寅冬十一月上澣南海病夫張詡廷實序

見素集卷一

明 林俊 撰

序

瑞竹詩序

丁未盜起贛州介閩之間蟻聚而蜂屯郡用大擾今上嗣大歷服若曰命惟民弗靖其撫之來與之維新人用去罪死茲平民有以自効惟茲渠黨猶干天罰迺拜王

公述之為都御史其往循之聲威所被脅從解散渠首俘而還郡告康乂公歸自汀過王臺之左有竹一本葉白而莖叢異常竹然根植寄於浮墙風露分於凡草容顏枯悴負抱鬱結如鹽車之驥在林之鶴欲自見而未能者公心異之剗其荒穢溉以泠泉輕飈徐來柯葉疎理意態欣悦瞻盼久之顧而思曰竹遇知幸矣舍是而往穢可使毋滋泉可使毋涸逵陸之衝樵蘇還至其又可使毋伐耶于是移之于是植之憲臺之右灌溉護持

昕夕坐對若羅致而抗禮者因紀以詩聞者屬而和之
卷成太守陳君宗器屬俊為序俊熟公聲望于士夫間
植竹其將以自況也凡物帶于同瑞于畀閩南竹箭之
美布滿山麓而是竹挺生不樂為伍雖出於荒榛宿莽
之中其所謂瑞而自見者恒未泯也又況置之深嚴沃
壤之地以全其孤虛勁節之性其拂清風凌霄漢旁致
同流垂蔭宇內亦孰能禦之耶俊不敏將為竹以謝公知
又因公以感竹之遇也夫事即類以推餘竹失其所猶將

植之况靈於竹者乎竹之瑞猶愛之則瑞于竹者又可知矣俊又以知公之心將無乎不用其至也公事明天子為大臣時有可為位有可致才若力又足以充竹若有知將剗身青簡以紀公之休烈于無窮所不辭也

送郭子聲入賀詩序

七月三日上萬壽節臣工胥慶萬國方來雲南地最遠駿奔走最先同寅僉事郭先生子聲奉臯表當行先生闓朗軒豁嗜義如飲食由進士選兵科給事中抗節敢

言寔廟郊甘露降大臣議當賀先生疏不當賀可之遂為輿論所歸晉都給事中通政參議僉都御史廵撫宣府大同遼東坐同事失律不欲自直落六官出知射洪用大臣薦陞令職敭歷中外幾三十年義槩汪度足以勝之故處上處下在榮在辱無施而不宜予嘗私評先生之量蓋所謂澄之不清溷之不濁者也夫觀人者不於其大於其小不於其順於其所逆亞夫之忠勇長卿子厚之文章一失所志邈悶悲憤卒至夫不堪惟元城檻

車之徵神色自若文忠以為鐵漢然則先生其不賢於人遠矣乎士君子惟義為可從命為可安聖賢為可法否徒赫赫無取而偃蹇敗踣顧為士大夫之所推受況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又卒無愧詞者乎或疑應州之戰為先生病者夫乾時之敗春秋榮之姜維伐魏累舉不克綱目書而不貶討賊之義不可一日忘也已已而降敵勢寖張今年冦雲中明年冦鴈門渫擾我邊徼創毒我邊氓未聞有冒其風而震慴之先生鼓義深入獨

挫其鋭即不幸不樹有竒功而敵人亦自膽落數歲之間少入為寇然則先生之志之舉豈誠無得也耶春秋綱目固未得而深貶之也予故為討賊大義詳之若夫茲入也華封之祝金鑑之獻忠貞之篤則先生之所自盡予之私杷梓之收瑶環之賜股肱之付託則聖君賢相之所必盡而亦予之私贈行詩成予僭序諸首

贈郁長史序

魯盡儒服哀公使人號諸國曰無是道而是服者辜及

身服者悉變旣之獨一存詢以國事無失莊生曰以魯而儒一人焉夫魯多君子孔子嘗云然固哀公時人也莊生豈寓言耶將以儒爲訕耶國朝以人文化成天下養之鄉校妝之科目曰儒生分教郡縣陞之太學曰儒師職館閣列侍從曰儒臣以至外服内服皆儒取之他之科不與焉豈非儒可貴而然耶令之儒固多也服是服而有是道徧天下非徒如孔子所稱而已也江浦郁君以禮經薦京闈儒生也三歴學官再教國子儒師也

雖未登館閣為從臣然今職長史為親王首相儒臣也
以儒臣輔親王君德之修否國政之弛張風俗之隆汚
皆係焉君將幸儒之用而不收儒之實乎盡忠以事上
正己以率下主德顯而身名章邦國安而福祿隨之使
國人稱願曰儒哉儒哉君之立其不旣偉乎昔董仲舒
相膠西王王聞其大儒厚禮敬之夫膠西驕王也猶知
敬儒今之魯非昔之魯也守禮秉義世有令王儒如君
其有不敬者乎吾又知君之道必行於魯無疑也儒之

效不白於世久矣君幸勉之庶幾如吾孔子所稱而毋為莊生所訕也瀆行監丞陳君正初偕諸僚釆請曰必有以贈郁君俊因與論儒然耶否耶必能與曾諸君子評之

贈張希白序

閩邑張君希白性沈毅力讀書組織文字成化甲午以麟經魁八閩薦明年登進士又明年拜南京大理評事歷寺正副凡七年擢拜浙按察僉事筮日戒行秋官林

君廷珍以贈言委昔長安圬鏝計功而食抑子舉受直怠事為入官之戒古今宗為名言希白起布衣數禩而膺一面雖危巒下石撓飄之飽順風取疾無踰是者然食不可素而直在必償世厄于飢者致哀而與一飯則誓死論報至陪一官被一命其章服足以文其身其禄入足以仁其三族故舊朋友顧視之當然恬不為德及期未調於邑徬徨鬱勃如不能生叩所職不什二三乎舉質之由曰某若某非不知不可問也事立而謗興法

脩而屈辱至嗚呼不能事者不受直食食者必功曲藝則然謂士而不逮是其可不可耶彼不知者不明也知不為者無勇也忘恩者昧也圖進而不止怠事而不以告以稱諸能者貪以惑也嗟夫渾樸既散澆風日鼓以吉而不案掾吏勸相慎重取大官以普而簠簋弗飭以真卿而不知退他又可知矣則士之病于是又不但今為然也然則其孰能反而正之奮發思勵以自方圩鏝之論無愧栁子之云耶希白方實敦雅重內而簡文不

為威富畏法窮獨無告咸依以生曰公廷尉吾屬其平其固知而必為如此浙首諸藩其司之長貳又多仁賢君子希白其將暨乃條矢心膂叶恭將事償値而計功以能其官綏齊民風示天下無負所委任無惑也廷珍曰子之言然書為贈希白序

送陳監丞詩序

國子監丞陳公正初滿三考以老乞骸骨休於家六館師生留者十餘人狀數十上大宗伯少宰而下以及科

道郎署之士夫井野行道之人咸謂大學繩糾之任非公不可或者謂公例晉秩翰林未宜以是官去公毅然曰壯而仕老而休人情也吾年且七十氣之盛者日益衰聰明之昔有者日益耗且故園就荒計歸故已晚矣秩之崇庳則尤非吾志也竟之不欲留俊閒之是諸人而斂容于公盖公歷官垂四十年始終如一日持行純白眞可以廉貪立懦與古之楊關西趙清獻者侔而師道之尊教法之嚴則揚次公胡安定其庶幾矣引身知

退末路不迷則又與疏太傅楊少尹奚異然留公者公論也決去者自處也或者固無論矣車未及膏厚公者預以詩言别私淑景慕而得諸人心之同者無問識不識亦有詩獻積如束笋然俊交公素厚未忍喋無言乃偕院判周君原已郎中鄒君宗道陳君時安員外郎林君長深馮君朋玉宋君惟寅王事王君廷光婁君元善龔君元之儲君静夫凡十一人摘支遇各百韻闔為聯句以贈公行李贈别之作故無是也俊來官南都觀諸

老引身之榮頌歌餞送之盛惟大司馬三原王公介庵冢宰吾邑陳公愚庵大理卿乾陽宋公克敬及公盖四見焉三公者躋位通顯澤易流而聲聞易以被公一教秩顧出而與之並則又知清脩獨行無處不可固不以位散要拘也俊故揭而大書之與有志之士胥勉焉

送馮時用衡永兵備序

兵備以文可乎曰可兵以文為種以武為植審利害察安危文也犯强敵力攻守武也相為用而不可以相無

故曰文與武左右也先王經國以邦政付司馬而徵師布令冢宰實專之無燔屋垣無取畜牧無傷老幼不加喪不因凶不窮不能明仁也成列而鼓明信也利不爭明義也降不殺明勇也審事幾全制勝明智也謂非文能之乎專之武則反是批亢而擣虛賈勇而售力襲其無備攻其不意赭其人民灰其室廬撤其窖廩盡利其所有故文而兵禦亂也武而兵為亂也專之武而將之兵縱亂也國家深監于此全師付總兵都御史參之偏

師付叅將兵備又叅之百餘年來民不識兵兵不識戰其有由然哉弘治壬子衡永兵備缺員四明馮君時用以按察副使授璽書董其事君文獻得於鄉詩禮得於家切偲得於師友刑名得於官序盖文之尤者也僉臬湖南甚久利害之機安危之勢險易虛實之形固心存而目熟之矣移而治兵於武乎何有然請終其說焉聖人制棺也不欲使人用制醫也不欲使人求制兵其得已耶漸以仁摩以義節以禮和以樂不得已則刑焉有

輕典有中典有重典而又不得已則兵焉兵其得已耶有虞不賞不罰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成周有賞有罰則今固賞罰之時也其可毋兵乎然兵備以文又以按察任之可仰窺君相之意矣曰仁義禮樂兵刑奚居曰毋亦仁義耳禮樂耳刑耳然則曷為而言兵曰備耳

送憲副戚時望貴州兵備序

兵備邊之重寄也捍外侮綏内附置人國於乂安不搖實藉於此國朝文德覃被海宇寧謐尤擇老宿憲臣膺

兵備以填撫邊陲致治保邦之慮精且密矣貴州都勻生苗寇邊鄙者四十年上度不可撫乃命將征之王靈所振脅從風靡渠首俘而還于時兵備以戰功遷秩去銓司惟凋瘵之餘撫循控御非其人不可乃以永寧授金華戚君時望都勻授西安周君鳴岐皆以僉憲晉副使授璽書涖其事上聞制曰可俊舊涖滇陽鳴岐同官也來湖南時望同官也二君皆時偉人膺簡以去無亦公為得人賀私為得友賀耶戚君將行同寅周君文化

賦詩為別諸君子咸和之以序屬俊夫制治易致治難致治易保治難方苗之始也同仁垂育則苗被吾化惡不得而萌既萌矣申畫郊圻則苗知吾守惡不得而漸既漸矣來則擊去則勿追則苗慴吾威惡不得而熾既熾矣兵又可已耶則格鬬之苦輸輓之勤驛書之旁午功雖告成其為勞亦甚矣曷若制其初之為愈乎戚君茲行或謂可高枕無事者然飢者思食勞者思息瘡痍顛沛者思以蘇穴居露處者思以覆蓋而衣被內治之

責其亦繁且難矣況苗犬羊之性難安易揺往之大壩嘗征矣謂無大壩也西堡繼之又謂無西堡也都匀繼之永之畀子烏合鴟張殺越人于貨又都匀之漸也其誅之抑思以處之耶曰樹風聲旌别可為也責刀劔力田可舉也置博士學校可興也分南顧之憂廣一視之仁以潛消其獷悍之性保其治於無虞實不外此咸君粹雅而靚深其籌是亦素矣會周君幸共摧之

送别序

古稱詩窮人文章憎命達窮物者固不若是靳也人有欲則爭名之於朝猶利之於肆又欲之尤也欲必爭爭則必怒而變以求勝窮物者亦容得而深庇力禦之哉後而千百世獨耀闇焉則窮物者之終惠而爭者莫置一喙其閒周公孔子大聖人也流言於管蔡毀於叔孫武叔而其道益明下而司馬子長班孟堅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諸賢率以德業詩文名名天下楷模後世與三代而上幾頡頏然皆遭

迴蹭蹬時遭貶竄容或滯一官夫蹇其時嗇其位咈其志故德業益盛而詩文益以昌宣溪王先生世賁其然乎先生大司寇恭毅公佳詹童丱舉進士官翰林益讀中秘書發為詩文英爽典麗如大賈之肆益索以有同時名輩莫敢攖其鋒甘北面者亦往往有之今上在春宮先生日侍講筵時見眷遇坐爭者陰中竟官留都然先生詘不久窮不極又將進而都顯秩佐明天子藻會人文宣昭鴻化以比良班馬無麗李杜集韓柳歐蘇之

大成則宰物者王成之心抑亦先生之責之慮也爭者寧得終掩之哉先生使岐藩道武昌偕沈思古諸君子倡和聯句凡若干首俊裒為卷序其所以爭者以贈行李以公天下後世之人心為愛才者地也傳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惟虛惟愚則人不爭先生蓋熟此矣

永感序

黄門胡君聲之尊甫封君卒黄門哭甚痛柴瘠殆不能

生俊往弔焉曰昌以禮自將黄門復聲嗚嗚曰生其云何比閲月再弔焉黄門曰金夙歲喪吾母容歲喪如母而今復喪吾父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誨言在耳手澤俱存而音容不可復即木欲静風弗停吾奚生為遂哭幾絶一日黄門出示感詩屬予為序以系其思嗚呼黄門之思其親其亦可謂至矣昔子路既貴思負米而不可得毛義親終而隱曾子曰吾初為吏禄不及釜欣欣而喜樂逮親也既没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數仞

傳嘗百乘猶北面而泣不逮親也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存居處笑語之思於悽愴奉祭之時視承歡膝下何若也然脩短有命不可必而致則有幸不幸其間者有具慶有偏侍有永感具則樂偏則感永感則尤難乎為情者滄海可填白石可爛而此恨不可窮蓋壤間迨無人子地者其感寧有既耶吾聞君子付不可能於天責可能於己子報其親百為之而不過蓋還以施非增益以與之也人禀氣於天賦形於地而孕育於父母

含父母蔑以為心者體曰遺體何膚髮之敢慢德曰世德何言行之敢違學曰家學何記誦之敢廢運諸心思著諸論列措諸事為本諸身刑諸家達諸國天下無一而不致其至德立而道尊譽揚而親益顯其於地下庶乎慊矣否則墓木徒號泪徒枯五内徒崩裂如遠且大何哉是為之序

兩漢書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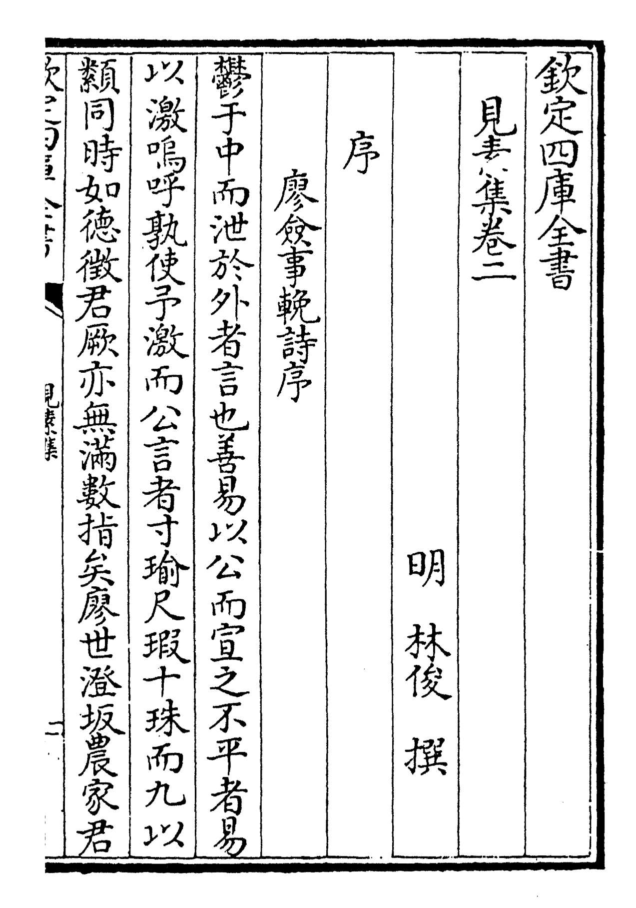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尚論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

至戰國而極矣中間老聃左丘明韓非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閎深奇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樸直峻整壯麗而辯博庶幾古作者漢而東楊震孔融班固輩流習尚對偶氣駸𣊬弱夫世日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然也然亦豈三國兩晉例論哉唐宋文章名家韓退之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曾子固學劉向蘇子瞻學戰國亦剖其藩升其堂者矣夫文不難於華難於質不難於煩難於簡不難

於奇曲難於拙直嘉祐間歐陽永叔務黜險恠崇平澹格始一變予嘗私評作古文字須削去近格專志六經魯論翼以孟氏書參之穀梁國語離騷史記以集文章之大成以盡其妙以追古作者為徒盖竊有志而未能也同年縉雲周君文化副憲湖南間出尊府封監察御史怡菊公手抄兩漢書疏見示授而閱之再旬迺嘆曰參苓薑桂藥籠中物有志學古文者此書可少乎哉疏中所載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曰太子在

早諭教選左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曰舜正二女以崇至德曰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要之皆為至言迺若婉而諷頌而規特立而道不渝盡言而主不怒則又古三代君臣忠厚遺意可風示後世無疑者殆將不直古文之師而已因正其訛謬别為卷凡十六謀諸同寀刻梓以傳廣公用心云耳公名珍字廷璋先教是職剛實莊整讀書老不厭所著有應酬稿觀書類記皆可傳也

見素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二

明 林俊 撰

序

廖僉事輓詩序

鬱于中而泄於外者言也善易以公而宣之不平者易以激嗚呼孰使予激而公言者寸瑜尺瑕十珠而九以類同時如德徵君厥亦無滿數指矣廖世澄坂農家君

且耕且讀遂第進士授大理評事服内艱忍貧匿晦退然若無官耨嫥時斗笠草衣偕羣農荷畚鍤葦蕢壤星言南畝以去人曰公貴官不可為是君安遣之即事如初跡不涉城府村叟畦丁迄不知有廖評事部使者亦鮮知者服除如京要人問家政君對盡甚在座吐出舌都御史朱公英中貴人交惡成獄君辯雪之静澹恭恕為寺正尤平反專慮刑書蓄勞成疾醫諷調攝君曰近頗食肉醫曰幾何曰日市四兩醫紿曰果盡曰損惠兒

子幾半醫笑嘆涕出赴湖南按察僉事道死揚州妻括

簪珥市棺弗辦鄉人楊知府賵焉櫬歸薄田喪盡三丈

夫子弗識農勤士業卒未効百指仰紡織無富親友可

依嗚呼其命矣乎易君之為自可致富假弗死自可致

弗置成厥子名自可有立顧窮以廉窮以天窮以子弗

售高之無宗元之中立東野之宗師畀之無叔敖之優

孟軫念惟予亦窮而已矣嗚呼其命矣夫拂膺拊髀孰

使予激而公言者言不言於君固未嘗損益也嗚呼冷

煖恒態盈虛循環恒理泡沫風燈其不可恃亦故矣僅把之松庯知非參天巨物予言可信君後決不窮窮非君也序輓者之詩歸知時兄弟使交相勸速我之立以徐觀天者之定以饗君之貽焉

北山倡和詩序

京圻文物淵藪衣冠而遊不並郡邑士事事之暇寓詞咏歌陶寫情性俊不類具員兩京秋曹以聲律從諸君子後受知深而荷誨益者北有卜君從大南有王君元

勲從大詩閑肆警敏窮情盡變如電掣星流矢發機而
馬歷塊也與之遊者六年元勲雄深雅健吐語驚人而
格調亢爽興致逸發如仙裾輕舉野鶴之離風塵也高
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與之遊者一年疑焉資以解之
非焉資以正之不知焉就以問之二君雖予友詩固予
師也然北之事繁又居闤闠鞅掌中自公一見而已南
事易以簡為署揖鍾山枕玄湖翠竹白沙浴鳧飛鷺紛
錯而前陳寓目寄懷真足滌塵慮豁煩襟而遺外聲利

俊與元勲每昕夕往還其間或引轡徐行或軒衣聯步或翳嘉林藉芳草或陟山椒以達江南之觀石城天塹之勝風物俱收有倡斯和元勲尤樂引同輩如寒與衣飢與食病而投之劑也故俊獲遊雖不久而得吾元勲者將不讓吾從大也從大僉憲湖南予亦來南都方將資元勲以卒業元勲復有湖南少叅之命豈岳鄂山川之靈拔二公以往宰物者抑予忌而為之限耶元勲邑茂績理知名士咸願内交及兹言别皆不能忘情者北

山設祖相顧怛然元勲作留别詩衆和之元勲執爵而起指北山而言曰亨會匪常昌繫之懷吾儕其毋忘兹山又言曰紼終領閩勇退急流吾儕其毋負兹山衆用覘元勲之款款其不忍以酣感也引觴共流一笑而别詩若干俊占序其首且致予私云然

送王中丞董理鹺政序

敵為邊陲患師往征之先事開淮南鹽實邊商無往者戶部以鹽弊聞廷舉風力大臣董其事上八人琅琊王

公廷采在焉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以行蓋公由進士為知縣監察御史光禄少卿直節廉問自結主知及是晉南京鴻臚上卿裁兩月尤隆遇云車載脂巡撫彭公總督葉公舉贈章授簡於俊嘗聞之鹽法興於管仲其後桑弘羊第五琦劉晏諸人毛收蠒聚干時而取寵利源竟不可塞然沿山澤之有充軍國之需縮漕輓之勞致倉庾之實猶近道焉肆在國朝循以無廢而闤闠利柄驅駕商賈胡昔然而今異也彼誠利而趨

之耳古之法有芻粟則有鹽引其原甚清也今則有賣窩之名有鹽引則久次視支甚簡也今則有勸借公使之名鹽取私市以實官又甚苦也則又有出倉掣引之名費于私門者如此罷閑之弄舞遊俠之縱恣恃短長以漁已利餌巡官則張口狺狺食其肉無厭困于無賴者如此行鹽故有地今衡永則廣昌信則閩南陽則河東分于越壤者又如此近戚私人夤緣賞賚在滄則多夾私鹽銜尾以進在淮則攙越抵冒盡廢常格其阻于怙

勢者則又如此無惑乎鹽商解體而深避也公奚致之樂趨哉私門可革也無賴可懲也越壤之分怙勢之沮賫窩之占抑能盡澄之乎其不然避者終不至矣國奚以富邊奚以實固有任其責者夫燭宿弊而舉大臣也剔宿弊而慎以付公者聖天子也有不得行無不得言有可得言則亦無不得行者矣易損下為損裕用莫如節理財亦自有要淮南七十二萬之課有常額焉大歷之末鹽利半常賦元祐有加至紹興則泰之一州已踰

其數是非所以望君子也

送任宗海序

江之西大省也人秀而服儒吾伊佔畢連東西家焉田叟村氓下逮執役之賤亦口掇書史援章條以相擠軋大吏至則旁聽仄睨以下上其譏評適當其意吹聲鼓譽恒若弗及其弗然媒蘖以甚其真其亦弗少矣故官于其地才能之收叙恒首它藩而庸冒債事亦往往而有温江任君宗海之為江西按察僉事翰林學士紫崖馬

先生來速贈言先生文章家不自為告欲以公諸人示信重不自其鄉始也其可辭君慎密澄瑩由進士拜行人積有賢問遂拜南京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批逆鱗而幾不脫虎口者屢之其按鳳陽監龍江商課也宿蠹梳爬風裁尤炳烺可諗左璫失故利私患苦之然對人必曰真御史真御史江西聲烈其無是豫占耶夫訊讞之司激揚風紀之任無所擇於中外邇踈焉爾策健馬駕輕車以載馳乎熟路無憂其弗至矣古者赭墨其衣冠

而禁行人肅後世法日峻犯日以多日㭑攣敲扑其無畏也獨何歟禮義不施而廉恥之風無足以勝之也夫冠九人髽一人則髽者視為恥三之一羣忘之矣半則又忘之矣髽九人冠一人則冠者顧獨視為恥故禮義廉恥是為四維風化大機軸在此也先之以禮義以立其防重之以廉恥以端其避趨之路夫然後刑以示警則其始也人畏之中也人愧之終也人服而習之以率教為當然失禮入刑為大誡夫何患貪者不廉暴者不

良矯偽者不誠信以自將轉移感動之機有不自我者乎昔晦翁先生提刑浙東以嚴為治清獻公官成都以惠利為本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黨䰟落寛猛翕張之政宜亦有可思者先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不善人之不去善人之賊也君必勉之吹聲鼓譽將遍之江之西以達之朝堂之上雄秩峻命容於君獨捨朱趙行業予於君深異焉弘治辛酉七月上澣莆田見素子林俊書

送丁玉夫序

南京禮部郎中丁君玉夫擢提刑按察副使授璽書董學事廣南君初以中書言天下事倅遠州上念之三以職事起于家及是未四月有是拜大臣之所簡閱天子之所超叙視凡格數等以首勵廉退崇士風固非直廣之得君與君之道之得行於廣也君獨味道腴力探理奧超見特悟趣尚甚高將門戶陸呂堂室朱程藻會乎韓歐以華其文未弱冠即抗顏弟子師立行輩庥下不為

愧於拾科第不為奇描摹媒櫱揺曳而頓撼不為拙冗散不為卑進不為榮頹垣腐棟殘甍斷礎而居不為危衣鶉竈蠹無足隱乎中而有所繫非深於道能之乎徵諸往則其來可知也持衡運軸廣人士將司平致遠于我者矣海南之風其無翕然矣乎或疑世以文章第倫魁服有官序丁君道雖工其如世弗重何予曰是未然文道之器也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希矣夫山不自輝惟玉之所為水不自媚惟珠之所為文不自工惟道之所

為文而不深於道未見其能至也屈平之怨刺宋玉之柔婉莊周之縱放揚雄之艱深文乎哉韓昌黎歐陽六一因文入道至而未至者也道之至者其文雅以純簡以肆閎以雋永麗以則神暢心舒而剸煩理猝叢寄穹受綽有餘意子奚文之是而道之遺耶然又告焉古之道無負於今今之人未盡然於古也庸有與君爭名者矣抑均有責也子瞻賢者也未能脫攻洛之一瘢自為者固將以自創矣君亦無預為程叔子一地哉濱行廣

士夫因鄧正郎公甫之舊來速贈言附所私者如此白沙孤碣蒼烟草棘之間文旆所臨為我注深意焉

壽宮保劉先生詩序

記稱武王夢九齡無怪歟壽聖人不能知亦無能增益以與之者即能之文王將不私所愛武王亦豈忍受父以自益哉桓常騫對景公益壽之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皆駕虛無經見之言黃眉翁反骨洗髓李少君丹砂黃金尤為荒誕難信天之生人氣機形冶以盈縮之

化有所盡則壽有所終惟稟有厚薄故壽有修短斯命也修身養性無害其壽斯立命也壽之義久也中庸言至誠無息則久修之身施之事皆可久獨命云乎哉程朱歐曾韓范之生亦久矣後世言學者必宗程朱言文者必宗歐曾言事業者必宗韓范賙鏗之迹落落無聞顧得而言壽哉太子少保鐔川劉公之壽俊將得而言之公宣靈脩淑全萃之閟中而膺運賫弼則實闢之天下獨策儒區鈞玄理窟盖已植志古學而雄詞逸韻直

欲啓文鑰而撤其藩廉白方重剛貞之體又足決官疑
稽國是尤表特者名位日起寵注日有加士大夫延頸
以賛重光輿寰宇理平而公以滿盈引疾挽留不可已
遂進宫保馳傳以歸給廩給力所以隆重之者甚至今
年壽七十三七月望又二日壽之辰南都諸大老賦詩
為壽俊受知公不容無言夫修之身施之事文學政事
信令傳後無疑也區區之歲月胡足為公壽哉抑彼勞
一生為世道地今始息煩解要飯有公粟無患乎罷無

所歸役有公卒無患乎徒御之散林風川月有樂而無
淫村叟溪翁有戲而無虐於世無求於物無競蒙莊達
生元亮隨化吾不知山中歲月與當官何如世人莫不
瞻敬搢紳士倚為矜式彼落落無鬧㩳栲閲世者惡容
一喙論哉吾閩人物林公莊敏陳公康懿彭公惠安及
公稱四賢公獨歸然靈光殿我閩服固非獨受知之私
慶也昔富鄭公以司徒李文正公以司空致政為耆英
九老之會今公亦司空嘗貳司徒視二公為無愧耆年

宿望鄉儕輩宜多矣嗣是有會將於鐔見之不知是日有温國有方外名流幸致吾詩盛傳美焉

送李君德舉知長沙序

唐憲宗時李逢吉請示咸李絳進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上是絳羊杜守襄陽後之人思羊之深杜不及焉德刑之效異也長沙古湖湘重鎮限五嶺界洞庭川岳孕淑忠節成風而偏村下聚豪宗甲姓相蟠結逋租稅武斷强食不可爬梳以理吠聲所流則曰郡難治難治

守者至輒臨以威予嘗過其處守以輿夫弗辦索健隷拳其耳根予疾止乃止曰是非是弗治又過守者尤嚴杖人動百數予假事以諷曰凡牧在拊循笞人比二十迺已守陽諾別去繼見言曰適教言長沙萬不可治近指原役其猶杖之至百死者十二三民猶視若故常誠公言如長沙何予曰則顧重之耶去歲月予更籙湖南書公移之尾曰省刑罰以重民命勞撫字以宣皇仁其人愧畏而刑遂就簡嗚呼刑聖人所需齊世不得已而

用者也治民如治繩急之則棼不可理剛而獨任亦難矣南京刑部郎中李君德舉之出守長沙也其同寅尚君美信戴君景伊屬予贈言君浙之台州人浙多賢稱天下文章氣節台又其尤也君聞見而知亦熟矣其為得亦既深矣不然胡卓卓然之若此也君簡遠沖邃粉墨丙寘而服官繩已綽有次第在刑曹踰十年權物銖兩而人無宽稱為司冦所委信儕輩推先長沙勞望將無如刑曹時乎夫旱久則澍甘風霜凓冽陽和盎自可

愛緜以數宜亦有君以更化其後以起長人之速蘇也至愚者人而至靈易感者心也誠則動仁以摩撫則易悅而從故蒲鞭治不撻一人亦治深文峻政救火揚沸者顧以長姦而破觚斵琱禁網疏闊竟以裨俗而成化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或曰催科無善政守先事在此也長沙逋賦十數年甚者至欲臨以兵子欲德舉以優柔成治其或未然予曰是所謂誠之仁之之道也夫律吏姦則無私擾防民欲則儉而省費課農勤則無蔓

草而庾有餘粟教則禮達而知分子惠則民父母之輸賦以急公上均是心也夫弗治其本治其末則曰民頑民頑豈惟民之故哉德舉固有以辨此矣不然諸君子所以深服而委重者果誠無見予亦將蹈失賢之責矣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古者兵出於農井田制而兵寓焉要之七家一兵七征始一徧藏於田畝簡於暇日而調發於臨時故無召募之勞無養兵之費均以便也漢南北軍唐府兵亦做于

此我太祖遠稽近紹屯守之兵居然古意内地則屯八人守二人邊地則屯七人守三人衛五千人輸歲六石守人食月一石以歲輸充歲食二八則歲贏一萬二千石也三七則歲贏三千石也廪官之費民賦商征有餘辦矣夫何歲久弊滋今之兵額率耗其半田則故存也於是有贏丁之補種細民之祖佃食之愈寡糧不贏以告之何歟予嘗數發問而執事者不能告也釐正之方宜若可諗者圖籍鮮存畦畛數易故疆今鄙漫不省識

考之甚難也吞隱者寧死不自實私市者物故冒民版者歲以深一家仰賴焉以法復之則私直罔償公租無所豁一家之生事去矣此一怨也欲求其端必開告訐之門予嘗見督屯之使惟利得田希己功奸軍乘氣勢奪民産無控愬此一怨也豪右私屯田連頃畆無敢發其奸官治之則搆扇謗讟此一怨也下官承上意為出入亡可否彼售其私我買其責此一怨也則是亦怨非亦怨我者若罔安於位況望之濟哉溧水范君應禎潔

塋愼縝有斡局其在南京户部有名今年以員外郎擢按察僉事璽書督屯吾聞是固所熟試而驗矣因熟試晉新銜收有來効孰禦哉春官陳洪載述君論屯之政曰吾惟無適莫其間耳職屯必利屯若職民復利民耶世豈有是亦示之以狹矣吾奚有倚哉屯是屯可也民是民可也屯是而詭之民則正而曲處之視故誤而軒輊焉除其租以上下其直毋泛清也必額以為定毋遙度也必簿以為憑毋偏任也必師以為聽毋疏核也必

差以為察毋躁決也必詳以須之盡兵與民均也吾奚有倚哉吾仁存而義施焉頟幸而足恥言功不足寧任其咎直之吾不知為德繩之吾又惡辭為怨哉予驚喜曰名之下無虛士哉是可惠吾閩矣抑宣力之任也國家永無兵食之憂則有兵農故事然豈易言哉亦經世深念也

壽東園鄭公七十序

山受土而高也水受之而傾求溝澮其間不可得也海

受水而深也土受之而澄求丘陵其間亦不可得也況望昂且瞻匯衆流以高以深以與天地相悠久者哉故受有所至而居有所宜人天地之受也其胎殰嬰札受之未至也其生鮮慧其境俱逆其居之未宜也則惡在于壽耶南京戸部侍郎仙溪鄭公東園軒特峻爽在翰林與晦庵少傅東白學士吾鄉井庵御史翠渠布政耒軒僉事以經濟相許與公捜奇剔怪鏗發金石而深博醖藉益探以有旣家食循義門家規藍田鄉約以自見

治生養樹之術翕闢紓縮旋是用裕起初官超拜浙江提學副使國子祭酒改南京通政有今官閎達宣朗遇事時出新意才高物忌連疏引歸上倚注彌渥今年壽七十精強難老無異昔時公子婿陳君在克丐文為壽僾嘗疑仙溪山水之秀毓英鍾淑世宜有人而公生百年希闊之會鄭世宦門衣纓中落而公歸然以起山川之氣詩禮龎厚之澤之所均萃公將無得而辭者矣而又樹植以隆基藻繪以傑詞居高滀深章寵而優裕者

完至筋骨不殊子孫滿膝下人世間無一咈意山林廊廟若進若退公奚處而不宜如岡如川之壽公亦奚蘄而不躋其極哉俊貧病先老百不自謀視公如在天上莆完福亦鮮如公者受者弗專而居者未易盡宜公獨不可自賀歟

贈查毖齋副東臺憲序

國家布局待士登其成任寄之弘上恩以霖霈逮下之澤百年而收既然矣竟之不四三以副是無它工藻飾

者落真源習權變者之風節喜功立名則往往隨俗以
化材實兼備難其人爾矣予任方泥變然頗以好賢名
常思海内士執鞭焉晚得黄公公獻姚公英之王公道
亨及吾查公原博毖齋皆足樹風猷殿翊名教世道幸
賴焉毖齋潔已先物闇日章智不尚察辯難若無竒而
績效之收如秋霜肅物有不出鈞陶之外非所謂謙謂
恒無戒有終之君子歟僉憲吾閩久之擢副山東察使
以去夫貞憲度臨制百司坊民欲而評事反固已試者

況東古齊魯封地有周公之教化太公之政理孔子顏子孟子三數聖賢之心法具在俗易與而治固以易為也頃者流冠蹂躪水禍為患若食生瘥死公死有餘累治未可以易言者廉濁身始也馴暴法始也坊淫約泰又風俗始也本之以貞治之以固終之以久焉不變之節道有固然者憲愸戾止今黄公為巡撫姚公為左轄王公為總憲暨公四君子並臨于東身率誠感濁不足汰也暴不足柔也荒不足慮也淫侈之俗其不足釐以

正也立廣大之治功以成渾厚和平之治體以無愆風範之素以盡還前正之舊使論治者必曰東曰東論相觀而治者亦必曰自東自東而推源治始無獨四君子自信予亦將與知賢之幸矣憲伯盧公伯居偕寅寀諸公屬予贈言附所私者如此

見素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 卷三至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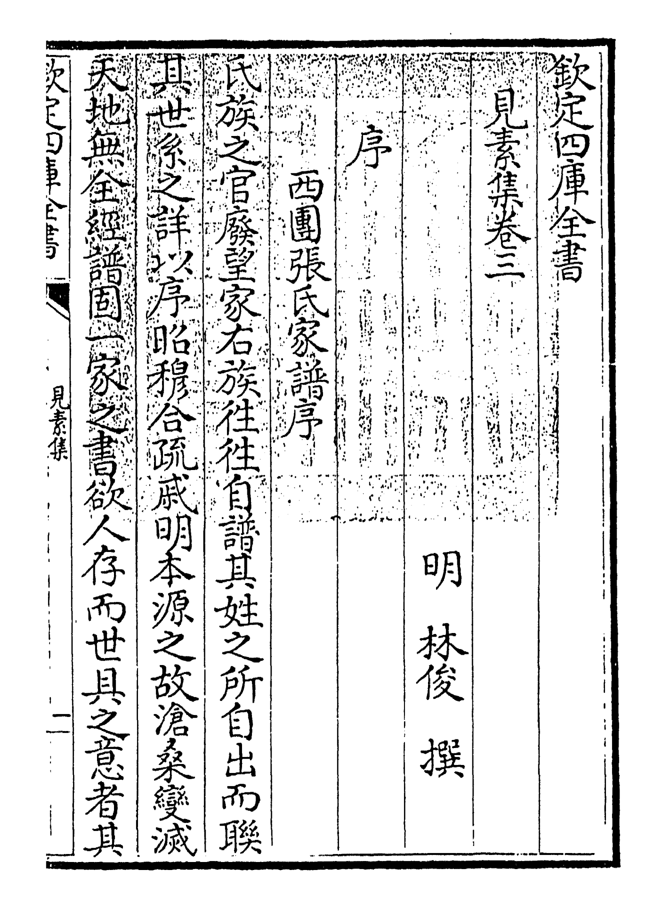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陶　鍔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三

明 林俊 撰

序

西園張氏家譜序

氏族之官廢望家右族往往自譜其姓之所自出而聯其世系之詳以序昭穆合疏戚明本源之故滄桑變滅天地無全經譜固一家之書欲人存而世具之意者其

難矣乎夫兵燹失子姓衰落又失失而不幸以久則無徵無徵而續則又難也耀門第者率附顯以文高窮遠以章故荒見臆說自誣其祖遙遙華胄識者譏之嗚呼世有不附梁公如狄青者幾何人哉吉水西園張氏出曲江公之後按歐陽文忠宰相世系曲江五世孫景重為洪州都督參軍三傳為渥西團渥所遷建隆庚申時也譜之失屢矣嘉定壬申渥八世孫子儀續修之子儀之序謂出始興之清河至渥始徙吉水至元甲子九世

孫同老之序又謂里中同姓十數皆謂出清河而西園之族實自渥始故斷渥為始祖而闕其所不可知是後元統甲戌治之序永樂甲辰宗璉之序今弘治壬戌予友無美之序皆主同老為然渥距今凡二十世名行仕處生卒歷歷有稽亦既遠以詳矣夫詳可知譜法也古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始封者其始祖也士庶人受姓為原始遷者亦其始祖也則張遡曲江而祖斷始渥者為近又況世德濟美文區仕軫連世有人

而林樊養高亦居然風致斯其世族所恒慳而張獨盛者也張之譜兼取歐蘇而歲時之祭一宗朱子義田則又范氏餘意斯又世族所恒慳而張獨備以舉者也譜續修出兼美則尊府封君繹貴志也封君仲子兼素純重有古風成化間由進士出知宿州負時廉名入為督府參軍予見之陳白沙旅次私若有所念迹固甚疎也予後以出位言事幾不測公冒昧論救同下獄又同貶官又同叙復嗚呼死友也兼素物化十八年予承乏西視

謂得攜一觴澆宿草慰我兼素泉下而中遭大故宿意罔酬序譜之文豈直生者之情而已兼美有先請二姪琳珊有書問稽命感慨之餘收淚書此

送羅漳南考績序

凡以察章神整集事衆所厚信識治者所逆計而疑也夫自售之術工則逮下之澤弗流澤弗流民奚利於官顧使食其土為已厲哉南海羅侯由南道出守吾漳平生重鎮躁簡御煩仁化暴區區自售之術茫然無得也

予深獨信為賢始知蒲圻歲計月考有明効焉為御史韜穎落芒不為顯地易槩當局疏事危論錚錚既莅漳盆謝去聲色退然老成言動如儒生而仁柔撫視如慈父母不察而斷不威而事告集人安以宜之惟南詔介漳潮壤接之墟斗崖深箐鳥道數百里無列騎方軌之地盜所窟穴黄四羅大師納亡命時出抄掠雲霄閭犬發鷹縱風至而鬼出殺人奪貨擄汚宫男女紅巾赤日數舍無人跡滋蔓重不可圖俟至柔之不可驚懼之又

不可則率兵臨其穴擒二惡魁獲其黨二百有五十而餘脅從就撫居民行旅倚枕席為安舉額相慶頌聲作焉侯例當報政郡博士弟子謀曰侯仁威人也數十年巨蠹侯則剔之民則有頌吾儕其容自喑迺具事概授涂生燎來請序言憲副黄公敦實亦貽予書道侯美甚悉予未由至漳以見侯之政亦非誠識治者然約以疇昔之見近時道路之所傳聞憲副公之書之所道述所深幸而信也侯得最書矣憶嘗讀漳之諭畬記南詔宋

南畬地南畬據嶮左翼兵軍統領陳鑑會兵勦捕僅得二
捷畬不為懲朝廷選守得卓慶揭榜諭之旬日畬止使
不為慶而為鑑獨何歟是蓋柔而不可者侯有所授之
也昔子路治蒲夫子不見其政而稱其善曰恭敬以信
民盡力也忠信以寛民不偷也明察以斷政不擾也大
叔政寛而鄭多盜深悟子産尚猛之言攻萑苻之盜去
之夫子曰善哉寛則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殘殘則施
之以寛政是以和今侯視子路治人視大叔治盜夫子

之所與也予容贅言哉抑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恒亨利貞久於其道也新天子不薄遠民不奪侯而借之漳嗣是之政將大書不一書民之心亦知己者之意侯終惠之

邵武府續志序

志始於夏禹貢周職方兩漢之地里郡國唐宋之十道九域與夫王會三輔之圖方輿寰宇輿地之志迨皇明一統志而始大備然固天下志也法不得以詳郡則得

以詳譬之目脩綱可以舉之矣故陸游有會稽志馬子嚴有岳陽志昌黎過韶借圖經夫子悼杞宋不足文獻郡之志其未可少也閩之邵武舊有志曰和平志者出上官氏曰武陽志略者出陳士元氏至成化間郡守馮公孜修之劉公元又修之論者謂馮過繁劉過略斯夏公育才續修之所有事也意良勤而其事精以覈矣然以時考之要之二十有許年之期豈其數固如是耶馮雖不及識然嘗聞其風賢也劉夏予及識夏且厚又賢

也今之吏委文事為不足談况肯公牒叢委分神寄慮
人蒐事獵於簡編充汗之間以成一郡之志者哉是可
觀其人矣夫古今此山川夷阻殊焉此户口登耗殊焉
此則壤萊闢殊焉此庸調繁省又殊焉此學校人才風
俗脩墜盛衰醇漓又殊焉是若數而不專在數也庸有
執其機者昔蜀知學東郡善吏説者各本之文翁延壽
之遺吳札聞衛之風美康叔之德於唐謂有陶唐氏遺
風然則嗣是而莅樵者尚知所本或將采其風以為今

日神化之助是志也官之規其天下志之輔歟

秋堂事紀

正德丙寅秋夕余痰瘧三發愈愈數日復發發一日又愈家人市一海蟳俏鮮巨且壯時傅羅君汝文取舊事績來肯予命養以須以偕君擇最佳處共烹而擘焉比過余余瘧復微發閣白板扉布席其上以臥聽君談不覺疾之去體也既又談一二老解去事予疾猶初又恭述我孝宗敬皇帝大漸顧命我皇上及三閣老之言余

老泪横出嗚咽重不可勝疾遂大作手别君姑去則煩
懣沈瘕殆若難支嗚呼是無浪翁與元子説化孫樵讀
開元雜報之感者乎以一衰老之軀俄頃而症三異焉
孰速予差予復而又予加也又數日君又過予坐談余
又卧白扳扉以聽一差一復一加心欲留君而力不可
耐海螃者誰予家亦不得共烹而擘矣又數日强起致
君鷄一豆肉一豆適饋魚者至魚又一豆則三味已如
例海螃者又不得越烹共擘如宿所期云又數日君有

九經之遊予四十年貯結處也神爽遄邁而病相阻留則生致是蟳於君君得專而享之矣嗚呼謂微一蟳有成數黙運其間如是者耶前四年予二人均以内艱解臺郡務君東歸予南旋芋源白沙之交舟上下相失自是予戢羽夕林君長風寥廓縱翰且九萬里邂逅無復期孰意有今者之至遊予事偕君遊予樂也孰意有予今之疾如許事會適值而又出不齊其間是未能無怏怏也抑數日又别也後日之會則信乎不可期寧復惜

一言為贈哉君子所畏也贈言之篇亦古恒言云耳何能別置喙以新觀聽于君哉凡在我者皆内也大之莫人極而翊亮皇化次之鎮雅而運淳儒區道軫有事任焉餘無若擘蟳然君決不動睫物冶秋堂之言固在也君以問諸柴墟

南山别言序

孝宗敬皇帝山陵畢故事開局纂修起初潛訖顧命時事謂之實録乃盡召史官起之于時壺陰黄先生以

在告當行或問曰壺陰行矣曰行曰胡為乎前日之歸曰歸或者突然謝去一日郡大夫合餞之南山或又曰壺陰信行矣予曰夫道綱常而已其先後緩急體道之權度也方壺陰為翰林編脩史事未急父喪未歸土母孺人年望八二子孱弱違嚴訓事有先且急于是者乎宜乎有前日之歸也今則大事襄矣北堂之甘旨益備矣望九之壽堅澤不衰二子成立拾科而綴美壺陰之子道父道歸盡之矣今史事方殷纂摩屬其本務事又

有先且急于是者乎夫有道之碑不愧爲幸又况鋪叙鴻烈搦筆之大快臣之道其又盡于是者宜夫有今日之行也酒既半同餞皆有詩郡守陳公志學相屬序引予惡容以獄吏擬史官然憲友有告也獄繫一人之是非史則闕一世而信後世其無尤慎矣夫昔昌黎徵崔范之覆不敢作史至脩順宗實録以切直見忌卒之竄定無完篇史雖公猶難如是重以意與疎失之如揚億之醜詆張洎令狐峘之遺落顔真卿宜夫靜脩有無邊

受屈人之論矣予又特嘅夫宋孝宗實録出傅伯壽所撰視他録尤踈今我孝宗神聖寛仁等成康而同堯舜宋之孝宗無論焉史賛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吾夫子賛堯曰蕩蕩舜曰巍巍夫天之高大不可繪今之史官居然班馬宜無忠宋孝宗之録然亦繪天者所畏也壺陰曰唯正德紀元秋九月望見素子林俊書

送林世明序

世明將北上春官來言曰兄幸有以教弟即第惟是之

歸即不第為教官去亦惟是之歸不更及贈言予與世明同林而異畬世明曾大父憲副公則予先妣黄淑人外祖也憲副公直聲廉問為時令人郡志名宦有傳公既終于官子孫貧落然皆讀書守理負奇氣纓組至今而世明又嶄嶄然見矣前數年世明以所作文字質予盡篇而讀之其運意高其命詞遠其究理深以刻其議論出入六子其氣壯激其視世之陳詞淺語若不涉于意夫舉有司者高張科格聚而較之一不在機綜雖

齊紈魯縞無顧者是惟鄉論尤然世明能别出機綜哉然誠寳者其不終逸也世明既售之矣今之禮部則良商鉅賈物色奇貨世明以鮫室之綃氷蠶之錦往投于其間有不翔價爭售者乎世明義不得為教官為進士不為世明喜也凡學以專而精分以事則雜新者不時增舊者將日舍而去之矣則猶夫人也孰若教官日從事簡牘筆硯之間以精所業就遠大如古聞人哉今夫高官峻秩進士起者也任大者憂亦大世明布衣與天

下之憂在事局其末由已也世明有祖風烈剛者也昔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震州郡雋不疑曰吏太剛則折勝之納其戒李至取為座右之銘夫士患不剛剛不善用悔吝隨之矣易壯與夬君子用剛之時陽衆陰寡攻之則用壯乘其衰而決之則用夬有漸而不失其宜焉然彖象之詞猶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二卦之初九均有壯趾凶咎之戒則剛不可獨任而初者其不可不謹也抑學至則養熟而善用剛世明為進士無廢學哉

送夏必順廣西文衡序

故事歲大比則預致所以司文衡者藩臬廉其實以薦于御史商較之必參合則禮幣將焉其間百一之不齊容有之餘皆賢者也公無私也故公道未去惟科舉一途為然是固成法之懿抑亦諸司率由胥慎協恭弘是道耳是年莆郡典教夏君必順應廣西之聘君廉實而舉者也賢者也公無私也君治禮禮自秦焚滅之餘視他經尤缺漢蕭奮始得儀禮於高堂生劉歆始得河間

獻王所傳周官於秘府穿鑿附會嫁偽襲訛晦翁朱夫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獨禮未敘正而卒吳草廬定之晚年亦未竟編而授意於其孫當者則亦未就是固未成之書而簡帙繁瀚在昌黎已有難讀之嘆近制雖備一經而天下讀者蓋鮮嫡承真授獨擅餘姚君餘姚產也夫以冀人視馬難為馬粵人視珠亦難為珠君茲行毋患乎不精患乎未足以盡君之用也君又將去而上春官夫師儒舉進士近例也取人何異取於人者哉

不得盡於彼將得幸而盡於此者矣禮敬業知類其學有序俊士造士其升有漸始仕强仕其授任有階君盡值之矣能為師然後能為長君身試之矣翼翔頡趯君殆其時矣抑吾道自有長世不在舉進士而成否利鈍又有司其間者君固未是為軒輊也同官諸君子與門下士别之郊予敘所以贈者如此

木蘭陂集序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

魚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水趨而下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堰鉗盧陂者又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雖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遊趨莆而注之海不為不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多引以溉南北二洋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博溪而不陂容無蹈西門豹之議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思河伯循崖徒切望洋之嘆以郡而

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令不信也而錢媛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矣私惜者急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功嘗蹟故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錢之始築將軍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温泉之口上急而下渙水襲其渙其取敗固宜長者重有創焉木蘭相基天假神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其衝伐石海洲臥牛拋馬縱横牙互而鉤鎖

以固盖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葥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記謂賈㵸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興養人之利僅𧶠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食侯封沐我孝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紀其裔孫郡庠生熊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

未能買田卜室以托老是攺筆耕磽薄間嘗竊烟水自潤斯序也其容衰落厚辭

城仙遊詩序

丁夘冬城仙遊先孝宗朝言者欲盡城諸縣部主其議而慮詘其力則以屬諸令之能舉焉嗣是縣間有城者是城御史韓君守清力也仙在萬山中大姓因田而族縣無當一聚巨盜至則富走郡貧藏伏崖谷草莽至正間巨寇陳君信陷縣治李文再陷陳同柳伯順白牌又

連陷溝壑捐瘠殆遍鄉東西聖明掃清區宇百四十年民物康阜然而温鄧之寇驚疑縣人亦屢矣歳之首春漳寇烏合無賴肆鈔掠于仙郡大夫逐之而虞複至乃偕大司徒鄭公東園議曰城盛民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禦暴衛民城其可久也以告廵按何君道亨而時已初夏恐涉城郎之書期以冬月從事而何猝解去君代之毅然曰城役固重然前治已業無難者昔齊桓城邢春秋再序三國之師美救患分災之義今專仙之力

而分莆之財無不可者曰汪汝通判其攝令事程土物平板榦命日量功曰曹汝同知其相財用其偕考極畧基曰汪汝專役事毋惑於揺言以奏厥功予其簡稽最汝曰曹汝攝守汝出内臺其往鎮定未事富吝財貧吝役羣訌于官汪不揺曹過之君又過之而任益專又偕總鎮平公租之直而取其贏以相城事不四月而功告成士民稱快嗚呼民其可樂成如是哉夫一勞而永逸大功不計小費仙八百年分縣而今城焉豈有待耶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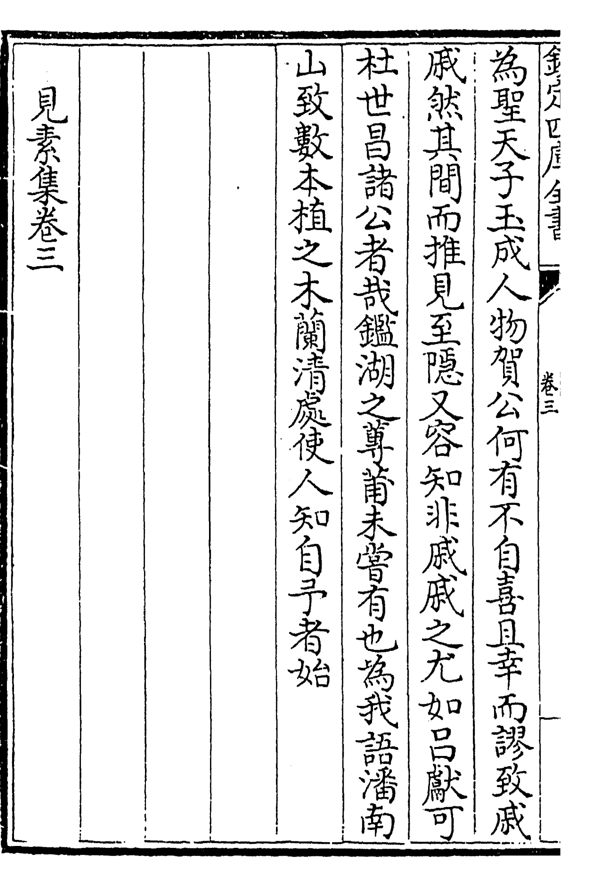
大義布大惠排异議專責成無不濟者獨一城然哉竊聞之偏裨効命指縱擅其功羣役受能而繩引之梓人獨收其巧城之成端有自哉庸舉以序詩者

郡齋別言

蕭山張公時峻守吾郡方七月人方倚賴之公以刑部時餘累趣解官去予憂病不可出强起候公門公青衣絲屨笠帽而葦帶迎我於門外言笑讓入若幸脫凡累而然且曰吾將登鳳山眺鯉湖憩止古虁僧寺以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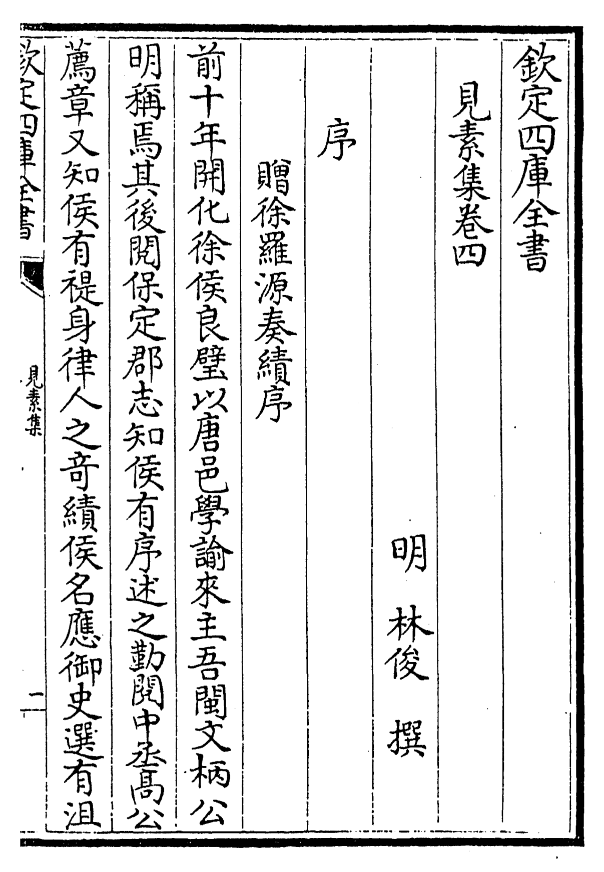
移之至翼日當賀正公朝服公庭祝聖壽退而易私服杜門諸司請賀節以待罪辭免觀其貌察其言而審視其舉措得喪俱忘忠愛之心其無已矣乎身達者之所視為累者也有血肉而疣贅生有毛髪而蟣蝨生血肉毛髪為身累身為人累者也十尋之木雨露之華脥潤液生且長以盛而繁霜夜零摧頓而約束之歳恒一至焉人而長亨久順有是哉一闔一闢天地所以成化一張一弛聖人所以成政化成而物之材者歸焉政成而

人之材者歸焉天地聖人一道也物材而天地之心見人之材而聖人成能之心亦見重耳不十九年於外不能霸子胥不奔不能入郢司馬不居洛則無相業子美不窮退之不潮陽子厚不久於柳則後世無文章方數三子幽沈困鬱憂讒畏譏之時不有身為多而疣贅蟣蝨外物者哉然而挫而成抑而愈奮以增益其不能者宜多公有數三子之時不患無數三子之心而詣極養重成遠大之器以自附數三子公不自賀予將為公賀



為聖天子玉成人物賀公何有不自喜且幸而謬致戚戚然其間而推見至隱又容知非戚戚之尤如呂獻可杜世昌諸公者哉鑑湖之蓴莆未嘗有也為我語潘南山致數本植之木蘭清處使人知自予者始

見素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四

明 林俊 撰

序

贈徐羅源奏績序

前十年開化徐侯良璧以唐邑學諭來主吾閩文柄公明稱焉其後閱保定郡志知侯有序述之勤閩中丞高公薦章又知侯有禔身律人之奇績侯名應御史選有沮

者僅令羅源使其僻且簡也仁施而義以濟治理静專守以堅定有疑獄必公諸人有時疫責己以求消弭司郡之政有為民病者必力爭乃已盖分若君臣恩有父子之道焉文廟祭有器鄉賢祀有田生徒之業有課儒學孔道舊由南徑抵溪既紆且濘行者言開東西二道便而令者匪才財者縮地之人安土不易遷侯優舉無懟部使者連奬賢勞更之繁晉江事間中止隣邑福安民私之欲奪以去羅爭於當道竟以還羅治羅且六年以

能名被殊委不得去今年始上初考之績邑師生潘司教廣因周時譙之舊屬予贈言予邑侯周以仁亦交侯兄弟以熟言可信也噫亦異矣古者官以德建授事之大小以才而甄收之權量人物者道固當是也而身所自處亦惟意所適而已侯家庭之學可甲科剸事之才可御史可劇邑可郡大吏而皆不然者無有數在耶然侯無膠杯覆餗受直忿事之譏在唐時絃誦詩書仕無異乎學在羅時峰巒複疊晴嵐霏翠遶其署吏無異乎

為隱志未盡伸竣事之才未盡發而人聞其聲家食其澤同時賢令未能盡儗也侯固將分之甘而亦深乎意之適位浮于侯有深欲而未能于是者多矣古之吏長子孫今率為三數年遷去然遷未遷非侯意所系也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廬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心律身度而課程詞語督招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六先生事行成是録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

不曰舂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舍曲阜而稱東魯遺意既之後羣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皇宗五帝父三王故敘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盛之也元公子二程孫朱子故敘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及朱子推而盛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猶帝之有稷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横渠收張胡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峯可乎哉曰序備之矣生於是學於是

遊於是是斯録矣横渠關中人未嘗至湖南游謝黄蔡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系之湖南固未得泛該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衍迤繼盛道未嘗絶也元之儒静脩予畏也一二先正時有致私憾其間者剥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必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録又吾道之托之地也考時揆世諸士子崛起而承之斯總學盛心亦予小子後願士之意

雪堂叙隠

見素居雪堂聞叩門則汪君孟哲過焉慰問失喜則君以良灤州牧擢少伯温陵矣記京師時君侍尊甫都憲公官邸青裘白馬眉目清整閒適如畫予寒畯君獨繆予通好寒暄數數焉計今别二十有餘年予皤然老翁君亦頭顱蒼短不能無嬰情邂逅少壯離合之感也坐既定予入語治具延君不知君尚記閒語也三豆例設君曰適屬意殊勤其止是耶相與爲笑後數日君温陵之聲來方用爲慰君則歸意滿腹過予言曰吾今而後

知被繡之犧牛不如草間之良便飼籠之鳥不如青林碧落之優游夫以五斗紅腐置身於畏途深穽之中吾之志其不可以行矣事非吾事吾其容故吾耶碧山不負吾將謝浮榮返初服擁肩抱膝盤礴於懸崖倒樹綴冊叢翠之間嘯長風而弄寒月以紓洩其突兀磥砢不平之氣予念之固亦未謂誠然也繼辱君書前意復滿紙一日溫陵人言曰汪公去不可留矣老稚攀送聯綴數十里公溫存慰遣無幾微見於顏面無誠丈夫哉日

且夕君來别予解衣班坐燭數更曰能忘是别吾懼兄薄吾之淺也其果吾情哉夫漆園掉尾彭澤恥折腰申屠蟠絕迹梁碭自同傭人私慕之亦私論之乃今知其機之圓而識之早商山之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吾不欲愚溪寓懷北山獻笑寧夫斷犀而釋謗詹尹拂龜以決疑不然吾豈安濼州而薄溫陵者哉予曰善哉君之去也夫不易者道也不恐易者心也不得不易者政與化也徐邈一也由前

則為通由後則為介藺相如大勇小怯其固誠然哉君子不能必道之果行心之果盡況能必政化之果合哉亦自盡而已矣乃歌曰烏白兮江清水渺渺兮雲冥冥杜蘅兮薜芷桂樹離披兮厓石菡萏酒香兮蠏肥山人去兮歸不歸猿驚兮鶴怨菊將霜兮歳將晏君不來兮何時秋社燕兮春候鴈渉園兮經丘弄雲水兮招巢由下叢薄兮山之幽香風發發氿水瀏瀏細葛兮輕舠村醅兮野笛終吾生兮徜徉與造物兮消息

迺言序

凡學所以明道而仕所以行其學者也窮無所用於今思欲以信諸來世而托之言至孔孟而書出焉孔孟窮者也屈原放而離騷作左丘失明而國語著司馬遷之史記揚子雲之法言錢神定命逐貧之論憎王孫之文要皆發洩其胸中偃蹇拂鬱不平之氣以寄其弗售之懷書謂無著乎哉夫貌美者生嫉行高者招毀盜嫂無兄撾婦翁者娶孤女直不疑償金劉寬歸牛在易之困

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事固有不待辯不欲辯不易辯者長壽戴公伯絅高古沖晦立特而行完以慷慨數言事柄臣者中之窘蹙窮悴流寓徐淮間授徒自給後數年始得自歸公之窮亦至矣鎖戶無聊稽較舊事而參以新意間復托之楚聲詞調舂容不激不怨而意趣所極私欲古人者為歸名之曰遁言嗚呼公之志固大而其所自寓者固小也公固自韜匿海内士少知者鄉人士亦少知之惟儲柴墟靜夫暨予惜焉竟亦如之何

哉嗚呼元人鉅夫之不遇蓋有之未有如公者公之窮斯至矣然公雖詘於人而自信於已雖詘於今而未必不由是書以終信於後也書必窮而後工前輩論著書俟五六十為之未晚其時矣夫博如荀專如楊昌黎子猶病焉書果易著耶立言以明道也道不明言不純則不足以垂訓而貽點書果易著耶邇言其知免矣

贈方松厓序

五行具而五性分酸甘辛鹹各一其味而各相入也故

皆易和惟苦獨無和酸甘辛鹹各有好惟苦獨無好翰之蓴亮之薤元脩之菜槎頭之鯿通印之子魚岷山之蹲鴟之薑蜀之椒桂解之鹽調而和之其皆相入也均之為瓜不削者必苦均之為李不摘者必苦均之為笋獨成竹者亦必其不甘于味不相為入者也古之人行之苦有喻矣蘖是也政之苦有喻矣荼是也苦之不可近如此宜其好之者獨也抑聞之直木先伐井甘者必先竭又患夫生于材者之為己累也苦無適用之材而

亦善收有自壽之利其未可少也予弦直石介泥古而
病爲通譬之於味所謂苦也落落無合動觸世機好鹹
者之所棄酸者所色喜而心遺者也無適用之材而又
不收有自壽之利予之苦尤乎其不相入也然亦有聞
其風而起抗衆詆而不奪者其固何謂耶予取友於天
下與其一鄉有未及一面而自謂知己有肝肺相示久
之而益見其親若松厓君者其是也夫善化者運獨爲
同予僅安于獨者也然私計之苓連梔蘗味之至苦者

也自相為類而自忘其獨故雖盧扁不廢夫調益元氣雖不敢與參苓同功然燥極脈脫氣促而神昏以絕一轉息間熄薪止沸苦亦奏有徵功矣夫神完氣足腠理彌密内體固則外邪不能干置一苦於無用之地醫之至也松厓其無思置予無用之地者乎松厓有學識操養以不涉婞阿忤逆璫意退伏林下及是起憲副監軍川東而復回湖南也予亦欲東者因敘所贈處者如此

天地之間無適非道有而非無也實而非虛也至常而非恠至近而非高遠而難行也惟其忽之近易而騖其高且難故無求之虛求之恠又求之淪于拘溺于敝流于誕而亡檢去人倫外事物立愈異而害道愈深非達道矣今夫天無二日月無二晝夜則無二陰陽又安有所謂二道者哉道非各立門户物也塞天地貫古今初不越乎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窮幻詭奇詫眎駭聽之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亦豈遠乎哉近思者以類而推

進道之科級也學而至於聖賢其端在此此考亭朱夫子近思録所為作也録止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夫子横渠張子葢考亭録也考亭集四子而大成之語類尤多要非初學便覽此劉君維深續近思録所為作也立例編類亦卷一十有四考亭謂四子之書六經階梯近思録四子階梯考亭階梯其無在于是耶維深之心固勤其夙尚亦自見矣夫著書多晚年積久歷深擇精而語以醇故其為書傳永永無弊韓子謂俟五六十為之未

晚吾夫子年六十八始用著書呂成公史記詳節成於
早年故芟輯闊䟽文中子續經尤屬僭妄或疑維深亦
太早計者抑不知采摘要語為始學啓扃亦信古傳述
遺意故無作也曰續騷如何曰是非晚學容喙然前編
猶牽合大事記猶斷例折衷是錄故無作也曰近時潘
南山顔子何如曰顔子魯論已傳無作可也西事孔棘
寢食忘味草閱是編謬序數言請從仲父東川先生質
之

東白集序

宣于心而飾以成章者文也而其隱蓋自見焉夫水之流瀹其源自見木之條枝華實其根自見不待較而知者也王風渾融而雅博霸習激壯以縱横禹皋之謨不可尚矣伊周之訓誥王也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未失為王者也管韓戰國策霸也相如枚叔張衡未離乎霸者也世風遞降文體漸以澆漓隱而晦之玉璞金渾宣而昭之龍翔虎變其可復彈耶昌黎子歐陽子文起歷

代之衰以擅鳴唐宋之盛求其深去秦漢遠矣國朝文運隆復前古當時作者如潛溪宋公義烏王公括蒼劉公並步二子之蹤至東里楊公又學歐而近嗣是學步徒跼致遠則泥而徐疾周折殊乖故武東白張先生起自洪城軒翔醖藉出語豪宕自童幼時已然既入翰林讀中秘書文字簡嚴必欲造賈馬劉班之門深其堂奥居常經濟氣節自命綱常治道多論列英廟實録成故事當晉秩先生論元臣不當謬加孔子號以文廢立復

起之姦不合徑去家居垂三十年善流委心有忠義恬退學際天人之薦深源蒼生固有餘望焉起修憲廟實録受知孝宗累被殊遇特設講筵前席治道稱上意勸講太極圖書上索觀慰懌有天生斯人開朕之惑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食從二品俸極意大用不幸宮車晏駕先生為實録副總裁感泣奇注黽勉素業以摹寫聖神日月之光而事猝齟齬連疏乞休上温旨懇留先生意不自釋竟疾弗起嗚呼是無入宮見妬嶢嶢

然易缺者耶何其收之家而損之於朝也先生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年擬之持禄無過耶先生其無猶人者乎容容厚饗終其身未嘗一日去其官者何限何詳此而畧彼也無害為同又何害先生為獨耶嗚呼古之道其信乎不可行於今矣先生詩文不自收拾其徒賴生丕索存稿與遺落人間者得若干卷徒步之莆謁我雲庄謂予故人宜序嗚呼先生之隱集可具見矣癸亥太常之起予方視江右偕及行止為先生謀先生

曰學有體用某將行所學以自副避言避色其容竟一日留耶嗚呼斯先生志也序以付丕以屬其甥衛侯徐琪鋟梓以傳嗚呼後將有論世先生者矣正德壬申夏六月上澣莆田見素林俊書於木蘭烟水

贈羅福之序

壬申上在位之八年也故事誕節有賀臬貳羅君福之以次當行長僚與鄉之士夫賦詩為贈屬序于予按華封人祝聖人壽自堯時有也江漢天子萬年未央置酒

羣臣皆稱萬歲周及漢又有也唐明皇以降始用誕日為例所謂天長天申瑞慶者是禮也夫臣子愛君亦何所不至哉壽一人所以壽天下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其心天地之心其氣天地之氣休咎之徵自我發之民物所寄命在此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宅中以基其命者也課樹藝節土木則無飢死勞死毓神風布文揆則無刑死兵死崇樸政察神姦調變氛祲至候則無害死夭死横死至乃致

極中和寅亮天地則乾清坤夷坎止艮静飛走潛泳庶植之各遂其性所謂夏先后懋德罔天災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者也夫以天下民物之壽繫之一人其為繫亦重矣而人壽所至率百歳為期黄帝堯舜過之黄帝百一十歳舜亦百一十歳堯百一十八歳帝嚳禹湯皆及百歳故壽百歳者稱上壽祝以上壽亦至矣而又千又萬以至萬萬宜壽所必無而祝欲其必有斯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天下也吾人者其孰無斯

世民物之心壽之祝而豈徒哉壽非可以倖致也祝百千萬年之壽必將符之以百千萬年之徳而舉斯世民物囿之於百千萬年仁壽之中以偕之於無窮其不然上傾下蕩崩騰摇扤膏血塗草野生齒化而泥沙飛走潛泳庶植之不得其所可勝道哉君臣情義綱常之不容已者也獨怪夫執玉而朝萬國捧觴嵩祝無越頌禱之彌文惟張曲江金鑑之録謂之得體君采風為職者也瞻拜闕庭前席有問凡治屬所臨道路所經見民隱

吏治與繁落之風景其有可言者乎前十年予在南臺君來為御史老成慎重出軰流刑名之試介庵張公以鄉嫌自沮予特拔寘第一嗣是果副所知方士夫駢首罹禍君獨以沖晦竟免巧宦多速化君獨以貞靜竟淹夫時詘而詘亦時信而信出處之道不當如是耶然闒欲借君君亦幸無暫鄙予閹當道者固亦有以處君矣

筍峰紀年綱目序

元氣以毋萬物草木其尤定者也方陽復而泰勾出萌

達怒長於巽柔液潤之間無以甚異也殆繁霜夜零旦日視之如戰敗之卒卷旗棄甲裹瘡而疾馳面無人色惟松栢挺然凡植之中藏其貞以材其用所謂疾風勁草臨利害而守可見也盧使箚峰劉公第顯科躋膴仕荐歷亨嘉無松栢之混衆植者乎而一折權璫一抗强藩肉視悍虎氷顧鼎鑊以陰盆其有日進其所未能無松栢之歷繁霜以材其用者乎嗚呼藥之毒期於傷人而顧資以去病中公者容知所以玉成公哉勢之所在

其亦可畏矣蕭望之帝者之傅建白涉恭顯竟死于獄晁錯以御史大夫請削吳朝衣棄市況疎遠臣耶公所指斥殆望之而過所裁抑在敵已有所弗堪使主者一摇禍奇不可測我孝宗天縱神聖燭至隱布至公謫薄尋起右忠鯁以作敢言任事之氣當時朝著言之我孝宗受之都俞吁咈再見馬公賢子貢士教紀公事行名曰紀年綱目夫編年古史也司馬遷始為記傳溫國公又為通鑑子朱子綱目因馬教本編年綱目之例為一

家一人之史以傳公為信也紀止丁巳教不年而筆絶也泉山大老序其事予備觀焉噫子道也臣道也又君道也大中間孫樵得遺報恨不生太平時及覩開元中事是編也將無得覩為快者耶

贈黄君參政廣東序

夫友聲應氣求以道相師下者也予取友于天下凡十數人未交一臂而自謂知己三數人焉張君東所其一者也於一鄉亦十數人一見相忘而自謂知己三數人

焉黄君易庵又其一者也夫静觀其養動觀其識隱觀其誠而變觀其定質木觀其近古既已得其大端矣而慎重不渝相觀而善惴惴然惟恐貽知者之愧數公者吾何疑焉易庵有參知大政之拜陳君如賓屬予贈言先數年君守肇慶勞積孚於上下及是守武昌裁數月廉問騰播予由蜀而閩所見僅一慰心而君遽尤拔以起君不自負當道者亦曷嘗負君哉藩若郡大若小不相侔要之在守土均耳宣上恩而布民急藩政亦郡政

也肇廣一隷郡列郡民俗大概然也君固不待問而知不待試而効先聲所及民固不待施而感不待怒而後威者抑俗草本諸政治道去泰去甚自賊閹擅柄掊尅襲以成風民顛𣀮不可支率轉徙而為盗今日征西川明日征河南又明日征東征北横屍敝草野民版變而盗籍是豈民之自為哉吏驅之化而盗耳民化而盗又豈不欲化而民哉夫改邑不改井故是民也泉浚則冽而濁化為清井為甘井今墨吏腐垢也鼃與鮒食于官

之胥史卒徒也腐垢去則鼃鮒無所宿是為寒泉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民驅之而盜亦不為矣夫以民視民奚啻秦越之不相繫以身視民其疾痛豈容一日留于身而不謀亟去之乎抑親賢遜志君子所以遠其到以有成也古者鄉先生考德問政送入仕曰在講學東所廣人也君無憚求之亦必無憚告之行於君亦行於東所也予亦與有幸焉

見素集卷四